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



文化对抗

——后殖民氛围中的三位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

Resistance Between Cultures:

Three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omen

Writers in the *postcolonial Aura*

Liu Yu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

Resistance Between Cultures:
Three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omen
Writers in the *postcolonial Aura*

文化对抗

——后殖民氛围中的三位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

Liu Yu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对抗:后殖民氛围中的三位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刘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6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杨仁敬主编)

ISBN 978-7-5615-3115-0

I. 文… II. 刘… III. 小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41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定价: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杨仁敬

印第安文学是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独特,具有许多迷人的神话和传说。近几年来,印第安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印第安作家的作品还不像犹太文学、黑人文学和亚裔文学那么多,但它已成为美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波拉·甘·艾伦、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和路易丝·厄德里奇三位印第安女作家特别引人注目。她们在小说中对印第安民族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蚕食和同化、努力保存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实现去殖民化的策略。她们对印第安文学发展的新贡献得到美国评论界的充分肯定。

刘玉同志这部专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她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对艾伦、西尔科和厄德里奇三位女作家的主要代表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析,指出她们小说中的人物在去殖民化的文化对抗中成功地运用了三种策略。这三种对抗策略是:恢复前接触时期的传统、收回土地和接受杂糅性。她们力图通过彰显这三种对抗策略在文本中的震撼力和颠覆性,展现美国当代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之间的生存状况。这些论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

目前,我国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论著还很少。刘玉同志这部专著是继四川大学石坚教授《印第安人的神话和小说》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具有开拓性意义,对推动我国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刘玉同志来自四川青神县,1998年原西南师大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考取厦门大学英文专业博士生,在我的指导下研读美

国小说。她性格坦率,待人诚恳热情,办事果断,事业心强,真有点“川妹子”的气质。

经过一年半学习,刘玉同志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优秀,表现出色。后来,她结合自己的兴趣,打算写美国印第安三位女作家艾伦·西尔科和厄德里奇,我表示支持。第二年“五一”节前一周,她带着论文提纲回厦大与我商讨。她在学校里反复修改论文提纲,跟我讨论了五、六次,直到确定论文细纲后,6月中才返回重庆。自己又利用网络广泛收集所需的参考文献,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论文的初稿,然后再仔细修改定稿。2005年6月初,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正式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一致通过。刘玉同志经过3年的刻苦努力,如期完成学习任务,荣获博士学位。

在攻博期间,刘玉同志认真钻研,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先后在《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她还独立主持了本校和重庆市3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参编了两部英文教材,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2005年她晋升为副教授,并担任英文专业硕士生导师。

刘玉同志在这部专著里首先从实际出发,将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强调正视历史,深刻反思,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十分正确的。印第安人的“身份”问题不仅是文学表现的主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文化殖民政策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忽略了这一点,就容易滑到为学术而学术的歧路上去。

论著明确指出:500多年的殖民历史是不容抹煞的。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冲突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步入21世纪,美国处于后工业时代,科技昌盛,通讯便捷,信息发达,许多印第安青年上了大学,成了作家或工程师,生活有了改善,部族实行了自治。但是美国主流文化中仍留有白人殖民者延续了500多年的文化殖民政策。印第安人常常为“身份”问题所困扰,拿不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文化殖民的范式是鼓吹印第安人“正在消失”,推进

白人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蚕食和同化,使印第安人忘记过去的历史,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沦为流主文化的附庸。

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他们是美洲大地的主人。作为原住民,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天性平和,靠务农或游牧为生。后来,欧洲白人,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美洲大陆,占领他们的土地,与印第安人发生过无数次战争。美国独立后,双方仍时有冲突。1778年乔治·华盛顿与德瓦拉印第安人签订了第一个和平条约,缓和了一段时间。后来,和约遭破坏,战火又起,打打谈谈,双方签订了数百个条约。1830年,杰克逊总统和国会通过《强迫迁徙法》,命令印第安各族迁往政府指定的“保留区”即今日的俄克拉荷马州,不肯走的就用武力解决。佛罗里达州的珊米诺和索克族被消灭过半,幸存者全被赶走。1865年南北战争后,大批拓荒者进入西部,加上大规模兴建铁路,印第安人的土地大量被抢占。许多印第安人离乡背井,到处流浪。这是又一次大灾难。1887年,国会通过《土地分配案》,形成抢土地热。直到1934年《印第安人重组法》才结束以前土地分配法,政府将以前部分被强占的土地还给印第安原住民,并给予赔偿。1975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自决法案,给了印第安人自决权,各部族称自己的辖地为印第安国,如康州的墨族,称为“康州墨族国”,形式上有了自治权,比以往进了一步。目前,全美印第安人共275万人,包括300多个族,向政府登记的有116个族,约等于堪萨斯州的总人口。他们使用的语言达20种,共有联邦保留地326个和州保留地11个。印第安人最多的地方是纽约市,有85,000人。他们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涌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他们意识到面临被白人主流文化蚕食和同化的危险,力图保存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身份。

这就是历史事实,必须正视,值得反思。专著的作者支持三位印第安女作家艾伦、西尔科和厄德里奇对抗白人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化以保存自己部族文化的努力,并提醒一些白人学者:如果回避历史或篡改史实,继续推行殖民政策,只会将整个社会引向反动和倒退。

不仅如此,专著善于抓住重点,突出特色,将三位女作家的个性和共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艾伦、西尔科和厄德里奇是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一方面她们深受本族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多元文化教育,想努力反映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挣扎、艰辛、快乐和不幸,尤其关注印第安妇女的遭遇;另一方面她们都想保持自己部族的文化,继承古老的文化传统,延续独特的生活方式,因此,她们必须采取对抗策略,抵制白人的主流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化。这就是她们的共性。尽管三位女作家来自不同的印第安人部族,但因她们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她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在对抗策略上,三位女作家有所不同。作者重点剖析了艾伦作品中寻觅女性传统、西尔科小说中收回土地、捍卫土地的策略和厄德里奇接受杂糅性,构建女性中心群落的策略。这三种对抗策略各有特色,颇具魅力。

对艾伦来说,女性传统是前接触时期传统的精华,只有恢复女性传统,印第安人文化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很多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口述历史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模式,神话就是他们口述的历史。他们视神话为自己部族的历史。女性在神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尔科看来,重建美国印第安妇女形象十分重要,必须通过收回土地来进行。土地是印第安人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1887年,国会通过《土地分配法》,政府将印第安人保留的土地分给私人,剩下的给拓荒者,形成抢土地热潮。随后50年,印第安人失去94万英亩土地,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直到1934年,政府才颁布新规定,将土地还给印第安人。

厄德里奇则在她的北达科系列小说中精心构建以女性为中心的群落,想以齐佩瓦人保留地的幸存者“接受杂糅性”的经验作为一种对抗文化殖民化的策略。齐佩瓦人几个世纪以来倍受欺压,没有自主权和公民权,但他们同心协力,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向心力很强的社会群落。这种向心力来自杂糅性。它的群体意识加上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就能延续部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也是对抗文化殖民化的一个有效策略。

在对三位印第安女作家的评析中,作者特别重视对她们小说中女性人物的解读,将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拥有阴影的女人》中的都市妇女伊法妮、《典仪》中的山地女子莎尔、《情药》中的家族栋梁玛丽、露露和朱恩·卡什坡等。对于她们在家庭和部族中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意外事件中的喜怒哀乐,作者都给予有声有色、生动具体的评析。作者在评析中贯穿了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夹叙夹议,令人信服。作者指出:“在他们的笔下,印第安人保存其文化身份的方式是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蚕食和同化,而这些对抗策略则与后殖民理论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专著中多种文艺理论的交集和应用是很难得的。作者运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交集来构建这部专著的理论框架,加上生动细致的文本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如第三章指出景色描写是西尔科小说中身份构建的重要因素。白人殖民主义者借工业发展和环境破坏来改变印第安人的自然景色,通过环境的异化来改变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作者认为景色和地点是印第安妇女人生观形成的基本因素,神话、心理、环境和女性是不可分离的,以此论证了西尔科用收回土地的策略来重建印第安妇女形象及其在印第安人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生态文学批评的结合应用,使作者对三位女作家的评析不落俗套,且富有新意。

针对很多印第安和非印第安学者和作家关于当代印第安人仍生活在白人殖民统治下,“后殖民”无从读起的看法,专著的作者强调指出:后殖民批评之“后”并不一定局限于时间意义上的先后,而是指意识形态上殖民主义的延续,因此后殖民批评将引领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迈向一个新视野和新维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充分注意到后殖民时期之殖民化与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环境异化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指出印第安女作家用自己的声音,尽力摆脱二者的霸权阴霾。由此可见,作者既看到各种批评理论对三位女作家在小说中采用的三种对抗策略的积极

作用,又不忽视其负面影响。这种辩证的评析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末了,作者在重申后殖民批评对印第安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时,特别强调要采取开放的心态看待后殖民问题,不要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因素,而应该吸取精华为其所用,才能拯救没落的部族文化,应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以上几点,我认为是这部专著的特色。

美国诗人朗费罗说:“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在于自己”。刘玉同志写三位美国印第安女作家,动手时没有现成资料可借鉴,感到很难,后来发动许多同学帮忙找资料,特别是自己在网上不停地搜索,终于逐渐有了头绪,最后豁然开朗,闯出了新路子。她的成功证实了荀子的名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要想攻博,就需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这对于青年朋友也许是有益的启迪。

获得博士学位后,刘玉同志并不停步。2007年她又在《当代外国文学》发表了《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述评》。同年7月,她走进了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成了一名访问学者。她在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研究上又有新的突破,可喜可贺!朱熹说“虚心顺理,学者当守此四字”。刘玉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好学,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进步。学问茫茫无尽期,学术之途路漫漫,任重而道远。我衷心地祝愿她继续努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优秀的人民教师,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更大的光与热。

杨仁敬

2008. 5. 16

于美国宾州和马州

前言

“身份”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印第安人,由此衍生的各种“身份理论”折射出学界对本民族生存现状的深刻反思。美国当代著名印第安人作家和学者路易斯·欧文斯在其代表作《不同的命运:理解美国印第安人小说》中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什么是印第安人?”他通过梳理美国印第安人小说的发展脉络,对印第安人的边缘化生存状况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和反思。其实,美国印第安人之所以会对身份问题倍感困惑、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位置格外关注,是因为白人殖民者延续了五百多年的文化殖民政策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主流文化中。这一文化殖民的范式,让“正在消失的印第安人”和“好印第安人都死了”这样的谎言蒙蔽人们的良知和心智,让残酷的真相远离人们的视野。但是,五百多年的殖民历史却不容抹煞,印白冲突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步入科学昌明、通讯便捷、信息发达的21世纪,惟有正视历史、深刻反思,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倘若回避历史或是篡改史实,继续推行殖民政策,只会将整个社会引向反动和倒退。

以波拉·甘·艾伦、莱斯利·马蒙·希尔科和路易丝·厄德里奇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虽然身负多重文化身份,却深受本部族文化的熏陶,因而致力于表现当代美国社会中印第安人的困惑、挣扎、艰辛、痛苦、快乐和幸福。身为女性,她们对印第安妇女的深切关怀溢于字里行间,其笔下的印第安妇女,既有挣扎在多重文化身份之间、通过找回部族文化身份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都市妇女(如《拥有阴影的女人》中的伊法妮);也有拥有疗治心灵创伤的神秘力量的山地女子(如《典仪》中的莎儿);还有情感充沛、儿孙绕膝的家族灵魂人物(如《情药》中的玛丽和露露)。她们固守自己的部族

文化,传承古老的文化传统,并延续独特的生活方式。三位女作家的笔下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印第安人如何在白人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化中保存自己的部族文化。在她们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印第安人保存其文化身份的方式是抵抗白人主流文化的蚕食和同化,而这些抵抗策略则与后殖民理论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一些后殖民理论家认为,通过文化抵抗或意识形态抵制,可以实现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抵抗策略则包括恢复前接触时期的传统、收回土地和接受杂糅性。

本书通过解读艾伦·希尔科和厄德里奇的主要代表作品,研究了其小说中上述三种抵抗策略的内涵和意义,并指出小说里的女性人物在去殖民化的文化抵抗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她们或是主人公,或是关键人物,或是事件的中心;她们对神话、土地和部族精神执着追寻;她们深受部族文化浸染,顽强抵抗白人殖民者的各种殖民化手段。本书讨论的三种抵抗策略虽然分列于不同的章节,但它们在三位作家的作品中时有重叠交错,而彼此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笔者在分析作品时指出了这一点。此外,文化抵抗策略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上述三种策略很难涵盖美国印第安人去殖民化运动的多样性,但女作家们凭借这三种策略,结合部族世界观重塑印第安妇女形象,以展现当代印第安人生活的真实面貌,最终在作品的虚构世界里构建了一段她们自己的另类历史。本书希望通过彰显这三种抵抗策略在文本中的颠覆性和震撼力,展现美国当代印第安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生存境况。

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宣扬的“熔炉”文化,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式微,如印第安人的部族传统。然而,以艾伦·希尔科和厄德里奇为代表的混血女作家,尽管拥有不同的部族背景,并且生活在多种文化的夹缝中,却能够找到她们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去殖民化道路。她们力争在“边土”上构建自己的新身份。按照格洛丽亚·安扎杜尔的定义,所谓“边土”,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锋的地方”,在那里,“不同种族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区域”,“各种社会阶层有所接触”,“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安扎杜尔 前言)“边

土”的开放和包容,使得这些美国当代印第安妇女在打着“多元文化主义”旗号的、令人压抑和窒息的“熔炉”里幸存下来,保存了对其有利的文化传统。

本书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研究三位印第安女作家,全书分为绪论、一至四章和结束语。“绪论”简述了当代印第安人文学的发展及现状,并指出印第安女作家在这支新兴力量中的卓越表现。“绪论”指出,当代印第安女性不仅要面对白人殖民者的文化殖民化,还要抵抗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文化霸权。

第一章“殖民化的策源地”是本书的理论框架。首先,笔者在“后殖民批评的合法化”部分探讨后殖民批评是否适用于美国当代印第安文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学者和作家对后殖民理论心存顾虑,认为当代印第安人依然生活在白人殖民者的压迫和控制之下,“后殖民”无从谈起。但通过批判一些美国印第安人作家和批评家的反对观点,笔者指出,后殖民批评之“后”并不一定局限于时间意义上的先后,而是指意识形态上殖民主义的延续,因此,后殖民批评将引领美国印第安人文学研究迈向一个新视野和新维度。“表征与歪曲”考察了公共宣传的印第安妇女历史人物形象,譬如宝嘉康蒂和萨卡加韦阿。主流文化所表现的宝嘉康蒂和萨卡加韦阿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目的在于将刻板的印第安女性形象永远保留在受众的意识形态中。然后,“后殖民时期之殖民化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共谋”深入发掘美国印第安女性的殖民化问题,探究后殖民时期之殖民化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本书认为,鉴于此共谋关系,印第安女学者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极力摆脱二者的霸权阴霾。最后,“抵抗策略”部分通过梳理后殖民理论家对文化抵抗或意识形态抵抗的阐释,提出了本书所研究的三位女作家在其作品中主要采用的三种抵抗策略,即恢复前接触时期的传统;收回土地;接受杂糅性,本书的后续研究均建立在此理论框架之上。

第二章“寻觅女性传统:波拉·甘·艾伦”深入研究了艾伦这位知名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思想脉络。本书指出,艾伦认为前接触时期的传统之精髓是女性传统,惟有恢复该传统,印第安文化才能继

续存在。本章分为三部分。“神话和历史的交集”详述了印第安人世界观中的神话观,对于没有自己文字的印第安人而言,口述历史构成了其对世界的认知模式,而口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神话,因此,印第安人视神话为自己的民族历史。“女性力量”则通过小说《拥有阴影的女人》的主人公伊法妮的康复之路,分析说明了神话中女性传统的重要性。最后一部分“策略的本质主义”探讨了学界对艾伦的本质主义立场的批判,指出其本质主义立场契合了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盖娅特里·C. 斯皮瓦克提出的“策略的本质主义”的概念。

第三章“捍卫土地:莱斯利·马蒙·希尔科”认为,景色刻画是希尔科小说中身份构建的重要因素。随后,“收回土地”部分分析了后殖民研究与生态批评之间的交集,目的是揭示殖民化与环境异化之间的共谋关系。白人殖民者通过各种手段使印第安人背井离乡,如将印第安人迁出其世代居住的家园,或借工业发展和环境破坏来改变印第安人熟悉的自然景色。通常,这样的环境异化会导致置身其中的人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最后,“重建美国印第安妇女形象”部分指出了印第安女性形象的重建与景观认同的重要联系,认为景观和地点是印第安妇女自我认同形成的基本要素。通过将土地和女性的不幸遭遇加以类比,希尔科主张既要收回土地,又必须重建女性在印第安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第四章“迈向女性中心的群落:路易丝·厄德里奇”集中讨论了女作家在其北达科他系列小说中构建的以女性为中心的齐佩瓦人社会群落。印第安人十分注重群体意识。厄德里奇笔下居住在齐佩瓦人保留地的幸存者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主权和公民权,而且饱受文化适应和同化作用的冲击之余,还被不知餍足的白人殖民者剥夺其土地和财产权。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设法营造一个像磁铁一样的家和社会群落,让朱诺·卡什坡、艾伯丁·约翰逊、利普夏·莫里塞和多特·阿代尔那样的都市放逐者不管身在何处,始终心存牵挂。“接受杂糅性”则深入挖掘了厄德里奇所构建的齐佩瓦人群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杂糅性。本书认为部族社会向心

力的核心即源自此杂糅性。随后,“群落与延续”结合文化传统和部族生活方式,分析了这样一个杂糅的社会群落的重要性。本章通过研究厄德里奇精心构建的女性中心的群落,指出该社会群落很好地延续了部族方式和文化传统。

“结束语”指出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批评理论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存在交集。本书利用这些理论的交集构建论述的理论框架,并对艾伦、希尔科和厄德里奇笔下的女性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探讨了这些印第安妇女在甚嚣尘上的文化殖民化中所采取的主要抵抗策略及其现实意义。本书认为,后殖民批评对于当下的印第安文学研究意义非凡,因此土著作家、学者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后殖民问题,不要一味排斥外来元素的介入。须知,封闭自我并不能拯救没落的民族文化,惟有取人之精华为我所用,方能应对各种冲击和变化。

Contents

序

前言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The Matrix of Colonization	22
Legitimizing postcolonial criticism	27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35
The complicity of postcolonial colonization and Western feminism	56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73
Chapter Two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Tradition:	
Paula Gunn Allen	94
The intersection of myth and history	100
The power of the feminine	114
Th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129
Chapter Three In Defense of the Land:	
Leslie Marmon Silko	143
Reclaiming the land	145
Reconstituting Native American woman	166
Chapter Four Toward a Gynocentric Community:	
Louise Erdrich	176
Embracing hybridity	182
Community and continuity	197

Conclusion 209

Works Cited 216

后记..... 225

Introduction

When Louis Owens began his well-known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 he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notion of an ethnic identity by asking “What is an Indian? Must one be one-sixteenth Osage, one-eighth Cherokee, one-quarter Blackfoot, or full-blood Sioux to be an Indian?” (3) For most mixed-blood Native Americans, the issue of identity dwells in their minds and gnaws at their hearts, and this is fully exemplified by the motif of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Owens sharply states, “The recovering or rearticulation of an identity, a process dependent upon a rediscovered sense of place as well as community . . . is at the center of American Indian fiction” (5).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deep concerns for the identity issue reveal the fact that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 of colonization, Native Americans remain marginal, or even worse. Just as Ralph Ellison vividly portrays in his *The Invisible Man* that despite his various efforts, the nameless protagonist fails to locate himself in the modern society, Native Americans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ethnic groups face the same predicament as their black counterparts. As for Native American women, Paula Gunn Allen asserts, “[they] must contend with yet a third fact, one more difficult to notice or to tell about: if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ind of American Indians as a group are invisible in America, then Indian women are non-existent” (*The Sacred Hoop* 9). Allen’s statement shows the tough conditions that Native American women confront, and they, however, never yield to that reality. They survived the bloody massacres in the times of conflict, and they survived the forced